

責任編輯：孫嘉萍



《遠了，伊甸》(香港原出版社，一九五七)是她第一本詩集，收《憶燕京》、《我懷念古城秋》、《生命之詩》、《雨後》……等十八首新詩，是她抗戰前後及抵港初期的作品，以寫景抒情為主，她在《自序》中說：這部詩集是為紀念父親而出版的。原來她的父親李季，別號汝樓主人，是晚清詩人，曾與友人組「冷圃詩社」，雖似朝露般早逝，仍著有《冷圃詩集》。李素一直流著詩人的血，難怪她樂此不疲！

香港女詩人李素(一九一〇至一九八六)原名李素英，廣東梅縣人，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，一九四〇年代隨夫旅居港，一九五〇年來港定居，起初在中學教書，後任職於新亞書院圖書館，至一九八〇年移居美國。她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活躍於香港文壇，擅寫散文及新詩，作品經常發表於《人生》、《海潮》、《學友》、《中國學生週報》及《大學生活》等刊物，出過《遠了，伊甸》、《生之頌讚》和《街門》三本詩集。

### 李素《遠了，伊甸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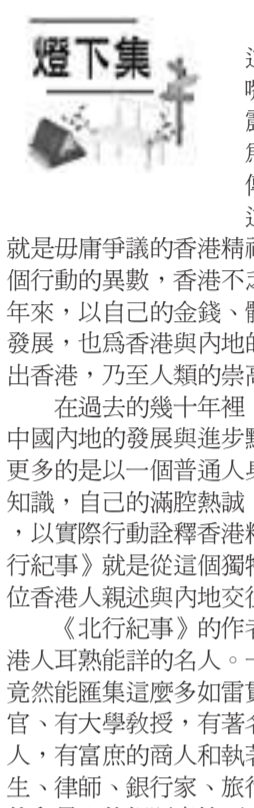
許定銘

## 「領導」難為

馮進

同事們經常抱怨當系主任沒有任何培訓就要上崗，而且前任交接時，眉梢眼角往往掩飾不住一終於解脫了的竊喜。無他，在我校，系主任任內只有義務、沒有權力，只有奉獻、沒有利益的職位。系裡民主選舉「上」之後，上任兩年。其間除了自己的教學研究，又還空增加了任何一項課外，且並無職務津貼或者獎金之類的補償。每學期排課表，每年交財政預算，招聘新人，建議新課，修改學科專業的課程設計，評估新老同事，舉辦各種活動，和系學生會打交道等常規事務就不說了。我無法預期的系主任作為本系的公衆事務，必須承擔的飛來雜事。比方說，學校他系同事對本系課程的諮詢，別系或者學生團體舉辦活動來拉贊助，小鎮居民需要中文翻譯或者希望能在中文課，甚至還有中國駐美領事館的來信詢問相關事宜。對我來說，最難做還是人事糾紛的調停。我對「知識分子」大約總抱有幻想，以為大家至少表面上能夠斯文有禮，客客氣氣的。事實卻並非如此。我系沒有分房、加工資、孩子上學名額之類實際利益的爭執，可是因為個性不合引起的矛盾也並不少見。這真是應了古龍的名言：「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」父親曾是資深的行政工作者，當勸我不要太介意。我倒也想「垂拱而治」，可是同事們接二連三地門訴苦時，我不但沒能調停他們之間的關係，還要和上級商量通氣。所以當年曾祖父曾有至理名言：「作官莫做小，做小多煩惱。」說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。或者，就像我某位前教授說的，「在學院中，傾軋的激烈程度和利益得失的多少成反比」。真的，在美國大學當個系主任，不但要做行政方面的雜事，還要擔負起公開的任務。或者「矛盾協調員」，還要與同事們的「心理諮詢師」，說得更客氣一些，我們就是人們各種不良情緒的「垃圾筒」，還必須任勞任怨。小官難為，斯言誠然。

## 可愛可敬的香港人



劉茸兒

什麼是香港精神？這個問題常掛在很多人嘴邊。在青海玉樹大地震中，香港義工黃福榮為救孩子犧牲的故事一傳開，人們突然醒覺，這就是香港的驕傲，這就是毋庸爭議的香港精神。其實黃福榮並非單個行動的異數，香港不乏類似的熱心人，數十年來，以自己的金錢、體力、經驗，為內地的發展，也為香港與內地的交融努力奉獻，體現出香港，乃至人類的崇高價值觀。

## 「榮寶齋新記」六十年

王鵬

今年是北京榮寶齋一九五〇年公私合營後「榮寶齋新記」六十周年。六十年來，榮寶齋以弘揚民族文化藝術為宗旨，逐步形成了以書畫經營為核心的多元格局，在書畫經營、文房用品、木版水印、裝裱修復、出版、拍賣、收藏等領域具有較強的影響力和競爭力，已成為中國書畫藝術界的領軍企業。近日在北京榮寶齋大廈舉辦了「永遠的珍藏——榮寶齋收藏題贈書畫展」、「榮寶齋珍藏文房用品展」、「榮寶齋拍賣二〇一〇秋拍精品展」和「榮寶齋出版成果展」，其中「永遠的珍藏」專題展出六十餘件榮寶齋的珍貴藏品。

內地改革開放的三十年，榮寶齋的傳統經營面對市場經濟和不斷緊縮的對外文化交流，在競爭中強化了品牌。近十年，隨着文化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，面對更加激烈的競爭局面，榮寶齋把握機遇，開拓創新，企業實現了較快的發展，增強了綜合實力，逐步形成了以書畫經營為核心的多元格局，在書畫經營、文房用品、木版水印、裝裱修復、出版、拍賣、收藏等領域具有較強的影響力和競爭力，已成為書畫藝術品交易的重鎮，誠信經營的旗幟，藝術家和藝術愛好者會聚交流的精神家園，傳承中華文明的園地，中外文化交流和展示的窗口。

榮寶齋開創了傳統雕版印刷術的新紀元，做出了世人矚目的貢獻。繼承傳統雕版印刷，發揮木版水印事業愈加成為榮寶齋核心性的業務和使命，它代代承傳，可謂「活的文物」。木版水印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古老的手工印刷技術，用這種方法印製出來的中國畫酷似原作，可以達到「亂真」的地步，這是當今任何印刷方法都無可與之相比的。木版水印全部由手工操作，工藝過程極其繁縟、精細而艱辛，大致需要經過選稿、勾描、刻板、印刷、裝裱這五道工序，每道工序的專家或職工無不以全力反映原作的筆墨形神為己任，完成一幅木版水印畫，少則數月，多則數年。

榮寶齋精湛的裝裱、裝幀和古舊破損字畫修復技術為世人稱道。多年來，榮寶齋的裝裱藝人們以

## 《北行紀事》讀後感

《北行紀事》的作者有官有民，大多是香港人耳熟能詳的名人。一本三百餘頁的書裡，竟然能匯集這麼多如雷貫耳的人名：有政府高官、有大學教授，有著名的設計家和導演、有醫生、有富庶的商人和執著的工運領袖，還有藝人、律師、銀行家、旅行家等等……年齡最大的和最小的相距竟恰巧也是六十歲，看似完全沒有共同點的一個個香港人，卻都有一段段北上的精彩經歷。

打開電視，立刻知道北京、上海今天的天氣如何。回首往事，原來中英談判前，香港與內地國家級單位簽的第一個協議，就是一九七五年香港和北京直接連通的氣象通訊線路。而雙方初次交流的時候，香港天文台員工的普通話竟把「溫度」讀成「量倒」呢！作者林超英曾任香港天文台台長，不但把公事帶到內地，還把業餘愛好「觀鳥」也帶到內地，教如何舉辦觀鳥活動，私人捐錢出版《中國觀鳥年報》，記錄每年在中國境內見過的鳥類，現在已經記錄了千餘鳥類，成為中國雀鳥發布的權威雜誌。

## 歷史久遠

榮寶齋的前身「松竹齋」，始創於清康熙十一年(一六七二年)，到乾隆時期，松竹齋已經是一家有影響的南紙店了。一八九四年，取「以文會友，榮名為寶」雅意，更名為「榮寶齋」。到民國時期，榮寶齋因善於經營會一度發展很快，先後在上海、南京、天津、漢口、洛陽等地設立分店，逐漸有了規模。隨着時局和社會動盪的驟變，加劇了通貨膨脹，一九四八年前後榮寶齋經濟拮据，經營日趨蕭條和萎縮。新中國成立之初，榮寶齋瀕臨破產，在郭沫若、馬敘倫、胡愈之、王芸生、葉聖陶、徐悲鴻等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呼籲下，國家出版總署拿出資金挽救了榮寶齋，使之成為北京第一家公私合營的企業。一九五〇年十月，「榮寶齋新記」開張，郭沫若專門題寫了「榮寶齋新記」匾額(見圖)。從此，榮寶齋老店翻開了新的歷史一頁。

## 飛速發展

新中國成立後的六十年是榮寶齋真正的發展時期，成為世人熱愛的文化企業和有影響力的民族品牌，得到了宋慶齡、周恩來、朱德、彭真、陳毅、何香凝、鄧拓等一些老革命家的關懷和郭沫若、巴金、老舍、沈雁冰、曹禺等文化巨匠的厚愛以及齊白石、徐悲鴻、黃賓虹、陳半丁、李可染、黃胄等藝術大家的支持。與榮寶齋有七十餘年友誼的已故學者、書法家啓功稱譽榮寶齋是「書畫篆刻作品薈萃之區，諸名家聚首談藝之所」。

## 明代神童妙對

楊光治

智力在某些方面超過成年人的少年兒童，被稱為「神童」。這裡只談對聯方面的神童，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其中一個。朱元璋出身窮家，卻富有聰明才智(否則也成不了開國之君)。他七歲那年，家鄉鳳陽大旱，跟着發生蝗災，人們湧到寺廟求神保祐，這時有一群蝗蟲落在地上，一位名叫周德興的秀才見了，隨口吟道：「踏足端下地，撒翅飛上天。」也正在一旁看熱鬧的朱元璋立即對上：「說的也是蝗蟲，對得很工整。朱元璋從小就喜歡對聯，當上皇帝後也不變。可能因此而推動了對聯的創作，所以明代的對聯神童很多。最有名的是明初的解縉。六歲時的一天，他的

## 「記吃不記打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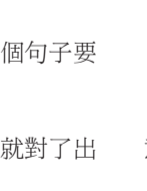
季旭東

「記吃不記打」是人們用來說動物只知道貪食，而對於以往因挨打而挨的打或懲罰完全記不得的行為。例如拉磨的驢對於因幹活時偷吃磨盤上的料所挨的打就記不得。下次拉磨時還會眼空手偷嘴。還有釣魚時，咬鉤的魚兒若像佛佬掉時還在下次再碰到掛在釣上的餌料時，還會去咬，所以有人說魚兒是沒記性的。

說到記吃不記打，其實並不是所有的動物都如此。老鼠對於因吃而挨的打是很有記性的。筆者家中曾溜過一隻老鼠，為了對付牠，我設了鼠夾，但老鼠在一次咬餌被夾後竟掙脫逃跑了。後來我將老鼠關在廚房，即無人時關閉其門，並將廚房中所有老鼠能啃食到的可食之物全部堅壁起來。在此基礎上，我換設了一隻鼠籠，並將餌料掛在其中。出我意料的是這隻老鼠始終不入境，直到幾天後，老鼠因飢餓而在白天出來覓食時被夾死。這籠，十幾厘米長的老鼠骨瘦如柴，重量僅一兩多點。更令我吃驚的是鼠籠中的餌料依然完好無缺地掛在籠中。據說老鼠若見到同類因跟食而死，也是不再會吃驚的。不過這傳說聽起來，由此可見，老鼠是很記打的。不過這傳說聽起來，老鼠的記打決不是其大腦思維的結果，這充其量也只是一種條件反射。只要重複的次數足夠的多，則絕大多數動物都會長「記性」的。

我們人類是具有思維能力的高級生命，理當絕少出現記吃不記打的事(當然在人類社會的層面上，此處吃與打決非單純指的是吃與挨打。在這裡，前者應理解為獲益或得利，後者應為受到懲戒或制裁)，然而在現實生活中，記吃不記打的事還真是不少。有人說吸煙者就是典型的「記吃不記打」。有人說吸煙者就是典型的「記吃不記打」。有人說吸煙者就是典型的「記吃不記打」。有人說吸煙者就是典型的「記吃不記打」。

## 郭沫若手書「榮寶齋」



王汝玉馬上對道：風吹塵起，地生不火煙。對得很好。可惜這位神童長大以後也不怎麼得意，最後還因受到解縉的連累，死在監牢。董玘是弘治年間的翰林學士、吏部左侍郎，八歲時已名滿家鄉(浙江會稽)。會稽縣令特意乘船來對董玘進行考察，提出要對對聯。董玘恭敬地答應了。於是，縣令指着停泊在河邊的一艘運石船說上聯：船載石頭，石重船輕載重。這個句子的下半句結構相當複雜，應對的難度很大。這時，剛好有一個工匠拿著木尺量地，激發出董玘的才思，對了出來：杖量地面，地長杖短量長。對得很工整，下半句還含有言外之意：縣令考我，是「短量長」——水平低考查水平高，很絕。

## 文化經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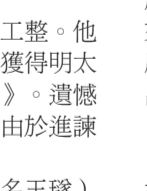
文化經緯

「記吃不記打」是人們用來說動物只知道貪食，而對於以往因挨打而挨的打或懲罰完全記不得的行為。例如拉磨的驢對於因幹活時偷吃磨盤上的料所挨的打就記不得。下次拉磨時還會眼空手偷嘴。還有釣魚時，咬鉤的魚兒若像佛佬掉時還在下次再碰到掛在釣上的餌料時，還會去咬，所以有人說魚兒是沒記性的。

說到記吃不記打，其實並不是所有的動物都如此。老鼠對於因吃而挨的打是很有記性的。筆者家中曾溜過一隻老鼠，為了對付牠，我設了鼠夾，但老鼠在一次咬餌被夾後竟掙脫逃跑了。後來我將老鼠關在廚房，即無人時關閉其門，並將廚房中所有老鼠能啃食到的可食之物全部堅壁起來。在此基礎上，我換設了一隻鼠籠，並將餌料掛在其中。出我意料的是這隻老鼠始終不入境，直到幾天後，老鼠因飢餓而在白天出來覓食時被夾死。這籠，十幾厘米長的老鼠骨瘦如柴，重量僅一兩多點。更令我吃驚的是鼠籠中的餌料依然完好無缺地掛在籠中。據說老鼠若見到同類因跟食而死，也是不再會吃驚的。不過這傳說聽起來，由此可見，老鼠是很記打的。不過這傳說聽起來，老鼠的記打決不是其大腦思維的結果，這充其量也只是一種條件反射。只要重複的次數足夠的多，則絕大多數動物都會長「記性」的。

我們人類是具有思維能力的高級生命，理當絕少出現記吃不記打的事(當然在人類社會的層面上，此處吃與打決非單純指的是吃與挨打。在這裡，前者應理解為獲益或得利，後者應為受到懲戒或制裁)，然而在現實生活中，記吃不記打的事還真是不少。有人說吸煙者就是典型的「記吃不記打」。有人說吸煙者就是典型的「記吃不記打」。

## 文化什錦



新中國成立後，楊開智寫信給毛澤東，要求來京工作。但毛澤東卻給他回信：「希望你在湘醴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，不要有任何奢望，不要來京。湖南省委派你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，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，不要使政府為難。」

楊開智聽從了毛澤東的安排，沒有再來北京。先後在湖南省農業廳擔任技師、研究室主任、省茶業公司副經理、省茶業經營管理處副處長等職。後來，楊開智還被選為湖南省第三、四屆政協委員，五屆全國政協委員，五屆省政協副主席。

毛澤東也並非不講親情。一九五〇年四月，他親派長子毛岸英赴湖南長沙，帶著人參、鹿茸等禮物，去探望楊開智的母親，即毛岸英的外祖母。並到長沙板倉，祭掃楊開慧墓。毛岸英行前，毛澤東還專門給楊開智去了一封信，請他們夫婦到毛岸英到長沙後的探望、祭掃活動給予指點。

一九五八年，組織上考慮到楊開智年老體弱，決定讓他離職休養。但楊開智仍以多病之軀，積極從事各種社會活動。團結社會各界人士，共同為社會主義盡力。同時撰寫各種文章，向青少年一代宣傳革命先烈的革命鬥爭的業績，教育他們繼承革命傳統。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六日，楊開智逝世，終年八十四歲。

## 毛澤東的大舅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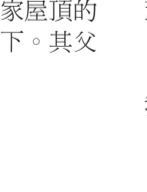
楊開智是楊開慧的哥哥，所以也是毛澤東的大舅舅。一八九八年八月二十五日，楊開智出生於湖南長沙縣板倉鄉。父親楊昌濟是中國近代史上享有盛譽的教育家，胞妹楊開慧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。楊開智自幼受家學淵源的熏陶，刻苦學習，成績優秀。一九一四年考入長沙長郡中學，兩年後轉入雅禮大學預科。在此期間，父親楊昌濟執教於湖南第一、四師範學校。進步青年學生毛澤東、蔡和森等，常到楊家求教和切磋學問。因志趣相投，與他們兄妹結下深厚友誼。

一九一八年，楊昌濟應聘到北京大學任教，舉家遷居北京，楊開智也進入北京匯仁學校就讀。每逢假日，毛澤東、鄧中夏等都來到楊家，研討中國革命問題。楊開智亦參與交談，開始接受共產主義學說影響。

一九二〇年父親病逝，楊開智扶柩回湘。一九二一年考取北京農業大學，與同學樂天宇、李榮光等人，成立了社會主義小組，並任組長。一九二五年農大畢業後，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庶務，參加了當時的北京學生運動。以後一直在湖南從事農業、林業和茶業生產技術工作。但他積極支持毛澤東、楊開慧的革命鬥爭，為他們從事革命活動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。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，毛澤東四次到長沙縣板倉進行革命活動，都得到楊開智及家人的掩護和幫助。

一九三〇年楊開慧犧牲後，楊開智忍着悲痛，安葬了烈士的屍體，承擔起撫養烈士遺下的三個孩子的責任。一九三一年春，按照中共地下黨送來的毛澤民的指示，他與夫人李崇德將毛氏三兄弟平安地護送到上海，交給了中共有關組織。與此同時，他還堅決支持女兒楊展參加革命活動。一九四一年，楊展在晉察冀邊區英勇犧牲。

## 人生在線



新中國成立後，楊開智寫信給毛澤東，要求來京工作。但毛澤東卻給他回信：「希望你在湘醴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，不要有任何奢望，不要來京。湖南省委派你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，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，不要使政府為難。」

楊開智聽從了毛澤東的安排，沒有再來北京。先後在湖南省農業廳擔任技師、研究室主任、省茶業公司副經理、省茶業經營管理處副處長等職。後來，楊開智還被選為湖南省第三、四屆政協委員，五屆全國政協委員，五屆省政協副主席。

毛澤東也並非不講親情。一九五〇年四月，他親派長子毛岸英赴湖南長沙，帶著人參、鹿茸等禮物，去探望楊開智的母親，即毛岸英的外祖母。並到長沙板倉，祭掃楊開慧墓。毛岸英行前，毛澤東還專門給楊開智去了一封信，請他們夫婦到毛岸英到長沙後的探望、祭掃活動給予指點。

一九五八年，組織上考慮到楊開智年老體弱，決定讓他離職休養。但楊開智仍以多病之軀，積極從事各種社會活動。團結社會各界人士，共同為社會主義盡力。同時撰寫各種文章，向青少年一代宣傳革命先烈的革命鬥爭的業績，教育他們繼承革命傳統。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六日，楊開智逝世，終年八十四歲。